

女同性恋者生命故事叙说研究

洪雅琴

壹、研究动机和研究问题

过去同性恋被宗教认为是罪恶的，被法律认为是违法的，被心理卫生专业认为是病态的，被学校认为是一种社会的偏差。各种不同的观点传递出对同性恋者同样的看法就是：同性恋是不好的、羞耻的、令人害怕的、应该被禁止的。同性恋平权运动提出：同性恋是人类自然的行为之一，而非一种偏差行为，这种观点赋予同性恋社群存在的合法性（de Monteflores & Schultz, 1978）。许多组织团体致力于降低对同性恋者的歧视，社会亦随着时代的变迁修正对同性恋者的态度；使得现今社会和政治比较接纳对同性恋的存在；美国精神医疗与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nd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不再将同性恋视为病态行为（Coleman, 1981-1982）；美国心理学会（APA）亦于1975年正式宣告：「同性恋的性取向并无损于个人的判断力、稳定性和一般的社会职业能力，应将同性恋性取向从心理疾病的烙印中除名。」（引自Herek, Kimmel, Amaro & Melton, 1991）。近二十年来，APA亦积极协助同性恋者争取保障各种工作权益和隐私权等（Morin, Rothblum, 1991; Bersoff, Ogden, 1991）。同性恋虽然已经从心理疾病中除名，反同性恋的声浪和歧视仍旧存在着，这造成了同性恋者在认同和现身过程的障碍（Coleman, 1982）；同性恋者生活在忽视同性恋或是激进地反同性恋的社会环境中，经常是受创伤的（Ponse, 1980）。

青少年晚期与成年早期是同性恋者确认自己的性取向，以及对家人朋友现身的主要时期(Marso, 1991)。但是根据Hetrick & Martin (1987)在纽约市的同性恋保护组织中提到的：父母对于同性恋子女的口语和身体伤害甚至是逐出家门，并非少见。同性恋青少年除了必须面对亲子关系的压力之外，根据多项研究显示：这群约占学生人数的10%隐匿的(invisible)同性恋青少年，可能因为无法面对因同性恋性取向的认同挣扎所引发的压力，而成为自杀、药物滥用和其他心理与行为问题的高危险群(Dunham & Katheryn, 1989; Coleman & Remafedi, 1989)。美国卫生福利部(DHHS, 1989)对青少年自杀的研究报告指出：同性恋青少年是自杀的高危险群，自杀是同性恋青少年死亡的首要原因，同性恋青少年自杀的可能性，是异性恋青少年的二至六倍，在每年自杀成功的青少年中约30%是同性恋青少年。美国全国同性恋反暴力小组的主席Kevin Berrill则认为：同性恋青少年自杀的高危险性，和我们的社会教导同性恋青少年要隐藏自己和恨自己有关(引自校园同性恋手册，1991)。

为了避免同性恋青少年因为外在压力和内化的同性恋恐惧，而产生自我打击的行为模式以及自杀的危机，提供同性恋青少年一个支持性的环境，协助其认同、接纳自己的性取向，并且在有准备情况之下现身，对同性恋青少年的心理适应非常重要(Dunham & Katheryn, 1989)。美国卫生福利部表示：心理卫生和青少年服务机构必须要接纳并提供服务予同性恋青少年，协助他们解决认同发展上的问题，并且提供适当的同性恋成年人作为角色楷模；学校则必须保护同性恋青少年免于同侪的虐待，并且提供适当的资讯予同性恋学生；家长则须要接纳自己的同性恋孩子，并且对有关同性恋的本质和同性恋的发展作自我教育，如此多管齐下，作为防治同性恋青少年自杀的重要措施(引自校园同性恋手册，1991)。Marso

(1991)则特别针对学校谘商辅导人员的角色和功能提出，谘商辅导人员应该协助同性恋学生处理性取向发展的问题，使同性恋学生得到帮助和支持，找到他们的生存空间和力量；而且，为了了解性

取向认同的问题，谘商员有必要了解同性恋学生过去有关于性取向的童年和中学经验，因为性取向的发展往往在童年时期已经奠定基础。

同时，研究者从自身的生活体验和观察中发现：人们通常抱持着「异性恋的预设立场」，一旦在亲友中发现同性恋者，先有惊讶和恐惧的反应之后才慢慢克服心理障碍，适应彼此之间性取向的差异。然而，对同性恋性取向的陌生感或负面刻板印象不但增加彼此了解的困难，也对同性恋的亲友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和痛苦。学校师长和谘商辅导员在协助同性恋学生心理适应的过程，也经常坦言力不从心，主要原因亦是对同性恋者的心理状态和认同发展缺乏了解，因此找不到着力点；而对同性恋存在的恐惧和偏见可能使谘商辅导员偏离了辅导目标和效果。

自从1967年开始，男同性恋者受到广泛的研究；而有关女同性恋者的研究则一直相当少，然而由于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之间社会化的历程并不相同，有关男同性恋者的一般特质不可类推（generalization）到女同性恋者身上（Groves & Ventura, 1983）。由上得知，女同性恋过去被研究和了解得太少，而同性恋认同议题的重要性使得女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发展议题显得更加重要。因此，研究者希望本研究能够深入了解女同性恋者在面对性取向认同过程中的困难与挑战以及他们的心理调适历程，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研究者根据上述研究动机进行本研究，期待达到下列主题的深入了解：（一）探讨女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发展脉络，（二）了解影响女同性恋者自我认同发展的有关重要因素。

贰、文献探讨（略）

一、受访者

由于本研究的受访者不易取得以及性取向的判定标准困难，所以研究者采立意取样的原则，同时考量社会变迁对女同性恋者认同发展的特定影响以及研究者在交通便利性上的顾虑：本研究的受访者合乎以下标准：1.) 年龄在十八岁至二十五岁之间；因为年满十八岁以上，具有法定行为能力，同时升学压力的解除，也使她们有充裕的心力从事自我探索的活动，目前生活在北部都会地区。2.) 认同自己是女同性恋者，或是经历超过半年以上的同性爱情者。3.) 由研究者的评估，受访对象并未强烈而持续地认同异性的性别，也不会对自己的性取向 (sexual orientation) 感到持续而显着的痛苦。4.) 肯定本研究的重要性，愿意分享个人经验，无酬赏接受本研究之受访者。研究者共访毕五位女同性恋者，最后针对两位经历丰富、叙说深入完整的受访者 (受访者 B 和受访者 C) 进行个案的叙说分析过程。

二、访谈指南

本研究的访谈指南前 1/4 (1 至 5 项) 为半结构的访谈题纲，目的在搜集受访者的基本背景资料以及对同性恋之相关重要主题的看法；后面 3/4 (6 至 10 项) 为低结构的访谈题纲，以受访者独特的认同发展经验以及叙说风格为主轴来进行。以下为本研究之访谈指南大纲：1.) 受访者的成长背景和生活适应；2.) 受访者的爱情和婚姻价值观；3.) 受访者的自我意象和自我概念；4.) 受访者的性意识发展；5.) 受访者和异性之间的关系；6.) 受访者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性倾向时的感受和有关经验；7.) 受访者同性恋情的发展对自我认同的影响；8.) 影响受访者自我认同的家庭经验；9.) 影响受访者自我认同的其他重要事件；10.) 受访者的现身经验与重要影响因素。

三、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步骤

1. 叙说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叙说分析 (narrative analysis) 方法, 主要参考 Labov 的叙说分析方法, 并加上研究者从资料分析过程中所得的经验, 架构出完整的叙说分析步骤。Labov's 叙说分析子题中的每一个句子, 均属于以下五个主要成分: (A): abstract, 摘要; (O): orient, 场景; (CA): complicating action, 复杂的行动; (E): evaluate, 评价; (R): resolve the action, 解决方式 (引自 Riessman, 1993)。研究者根据此分类方式, 将原始的描述结构成一组织良好的叙说子题。由于 Riessman (1993) 提到 Labov's 的分析方式无法呈现受访者的主观经验和内在事件, 研究者也有同样的感受; 为弥补这个遗憾, 研究者决定将受访者的主观经验和内在心理事件融入 Labov's 的叙说分析结构中; 于是受访者所经历的具体外在事件与结果 (CA1) 与受访者主观的内在心理事件与感受 (CA2) 交错进行, 希望如此的描述方式能够使受访者的同性恋认同发展经验呈现出立体的轨迹来。

2. 叙说分析的步骤

第一阶段: 澄清核心子题, 架构叙说分析大纲

- 一、读逐字稿。
- 二、听录音带: 校订错误, 重新断句, 誊写非文字的口语表达。
- 三、将对话给予编号。
- 四、排除访谈员的问答, 留下受访者的叙说内容。
- 五、将受访者的叙说内容归类成不同认同子题, 并按时间和事件先后排序。
- 六、排除次要和不完整的叙说子题之后, 将核心叙说子题架构成叙说分析大纲。

第二阶段：写出每一个主题的叙说分析

- 一、从逐字稿中剪裁出核心叙说子题的完整内容。
- 二、重读剪裁出核心主题之后的叙说内容，并重听录音带。
- 三、将所剪裁的叙说内容给予断句，并将每一个断句给予编号。
- 四、画出关键性的、重要的断句。
- 五、依照研究者所调整过的 Labov's 叙说分析方式，将关键性的
重要句子给予编码（事先练习编码）。
- 六、练习排列，置放每一个句子。
- 七、试读一次，删除赘句，添补句子，使叙说合乎脉络，具有完整性。
- 八、重读一次：检核叙说是否能够反映出说者的态度和情感？
故事的可读性和流畅性如何？再精简化，再修补。
- 九、请具有研究经验的读者试读一次，提供回馈，再作修订。
- 十、根据以上步骤，继续完成叙说分析大纲中的每一个叙说子
题的分析。

第三阶段：叙说分析的统整诠释和分析

- 一、按照时序与叙说的关连性，串连不同核心子题的叙说分析内
容。
- 二、将串连之后的叙说分析子题剪辑、润饰，并补充前后脉络
为流畅的叙说故事。
- 三、叙说诠释：反映受访者在同性恋认同过程中的主体经验与
感受，以及心理转化过程。
- 四、将叙说诠释加以摘要和统整。
- 五、将诠释摘要中的重要叙述句画线，并根据该句子在同性恋
认同上的重要意涵给予命名；此程序即为概念化过程，而
此命名即为同性恋认同的重要元素。
- 六、抽取同性恋认同的重要元素，将之整合改写为受访者的
同性恋认同发展脉络。

1-1.阿喜（受访者 B）同性恋认同发展之叙说故事

*我觉得走这条路要做很多挣扎，好辛苦喔！

在我们家里，我妈妈像慈禧太后，爸爸像光绪皇帝。我妈以前很凶、很威严，打小孩打得厉害；我们小孩子怕她，连我爸都怕她；我爸每次都说我妈：「妳看那个毛泽东！妳看那个毛泽东！…」我爸爸的脾气就比较好，不过他的个性很固执，要是生起气来就很难控制，我爸爸年纪大我妈妈很多，两个人的摩擦很大，婚姻并不是说很好，就会常吵呀！我妹受到的冲击力比较大啦！她会很难过地哭着叫我妈不要离家出走；我只是呆呆地在旁边看着，心里觉得有一点难过吧！但是我这人很好康复，一到了学校和同学玩在一起，又没什么了。有时候我会想说：「孩子真是无辜呀！每天要看父母吵架，然后又得挽留父母。」我一直觉得这样吵吵闹闹的，很没有意义呀！所以那时候家里给我的感觉并不温暖，我很讨厌回家，而且从来不把心里的话告诉我父母。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爸妈分居了差不多一年，那时候我本来是跟爸爸一起住，后来我妈一直求我说她放心不下我呀！因为我这人是吃软不吃硬的，我就搬去跟我妈住呀！国中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奇怪：那时候我怎么没有待在我爸身边呀？怎么会跟妈妈走呀！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幼稚园老师要我们写「我的志愿」，男生都说要当科学家，女生就说要作护士或老师；我就说：「不！我的志愿是要作皇帝！」那我还非常喜欢一个历史人物李广，我觉得这个飞将军很特别，我很希望自己能够活在他那个年代，看看他、跟他讲几句话。我从小就很喜欢政治，后来我发现政治太黑暗了，就想说算了！我要作『女强人』，在专业上有强势的地位，也要赚很多钱；毕竟这个社会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我的个性很像我爸爸比较硬、比较直，也比较急躁；一般说来我的脾气还不坏，可是如果我觉得什么地方不对的话，就会争的比较厉害！我这人是你只要讲得有理，能够说服我，

我就不跟你辩。我爸很固执，然后我也很固执，有时候我会觉得他固执的没有道理，又逼我要接受！那我就觉得受不了！我就会反叛呀，那这一吵有时候会变成打架，通常都是他先动手，但是我不乖乖被打；也没有打几次啦！我妈会阻止啦！

我以前比较容易起争执是因为那时候我活的比较悲观、比较孤独，就是觉得：耶！好像怎么只有我是『这样子』？然后心态上会有一些恨，我不但恨我自己：为什么我会是个同性恋者呢？我还恨神，为什么要让我跟别人这么不同呢？我会痛恨说：为什么要有同性恋这样的人？以前人们为什么要说爱滋病是同志同性恋的天遣呢？一路上我会挣扎说：我到底该不该做同性恋呢？而不会问自己到底是不是同性恋；我好像很自然而然地就认同自己这样的情感了。心里苦闷痛苦的时候，我会很羡慕异性恋者；因为我觉得走这条路要做很多挣扎，好辛苦喔！我曾经跟朋友讲过：「如果今天我是衣索匹亚的难民，别人还会以同情的眼光来看我；可是今天我是一个同性恋，别人不但不会用同情的眼光来看我，还会用鄙视的眼光来看我，甚至还会踩我一脚，做一个同性恋者在整个社会价值观下，反而比一个难民或是残障者还不如的感觉，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样，我就觉得好像活得很没有尊严的感觉！

我算是有点孤僻和独来独往，虽然我有很多朋友，可是也只有一个知己，很多东西我是靠自己得来的；我觉得我认定自己的性取向，认同自己是同志，全部都是靠我自己去寻找来的。我不否认我也去看过精神科，可是我发觉自己很确定了啦！我只是要正面肯定自己；学校辅导老师找我谈，她也承认她没有办法给我任何帮助；我心里想说还是靠自己好了，哈哈！我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人，我对自己的问题会想赶快解决，我会去查书或找朋友聊一聊。

我父母本来准备要离婚了，我妈去看过一次通灵，就那么一次我们家庭关系整个变好了；父母相处也很融洽，然后我心里有话也比较愿意说。我妈甚至去学佛呀！她慢慢变得比较温和，人也变得比较有智慧，开始愿意跟我沟通、跟我谈，而不是一味的强迫我接受；我爸本来很固执、很自我中心的

人，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呀，到现在他的改变就更大了，他现在对我妈也比较关心了。那我受到我妈妈一些影响吧！我从一个比较恨意比较深、埋怨比较多的人；变得心中的恨比较没有了，然后也比较懂得感激与珍惜我周遭的事物，和我身边的人！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跟一般的女生不一样。**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跟一般的女生不一样。我从很小就觉得周遭身边看了很多女孩子，没有什么个性，很多人好像小女人；然后没有什么大脑，她们好像不太善于思考，也不会去想到更深一些的问题。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为什么她们喜欢玩扮家家酒；或玩洋娃娃这种无聊的游戏呢？我觉得下棋和打电动比扮家家酒有趣得多了，我从幼稚园就学会下棋，电动也打得很灵光；不过很少女孩子会跟我一起下棋呀！或是跟我一起去打电动呀！我就觉得说：ㄟ！反而跟男孩子在一起比较会玩这些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就不太喜欢女孩子，反而比较喜欢和男孩子在一起；别人也都觉得我很像男孩子。到了小学以后，我们常常会在班上下棋呀，甚至跟老师下棋呀！我发觉好像只有我一个女生在那边下棋而已，呵！我的棋艺可不是盖的喔，连我们班上的男生也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呀！不简单吧！像我在跟我死党阿凡认识以后，我才发觉：我们喜欢聊的议题会比较多；甚至，阿凡和我一样，从很小就很喜欢谈所谓的「政治」这种东西，那时候连同班的男生也都没有人在谈这种东西。当然罗，甚至到现在，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自己比一般普通的女生优秀一点点，就是说：会去思考，研究很多问题，懂得东西比别人多一些；说『一点点』的意思是表示我很谦虚啦！说实话，有时候跟班上女生讲话，怎么搞的在讲化妆品呀！我是一点概念都没有，真是伤脑筋！

***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哪怎么知道什么叫『同性恋』！**

当梅在剪短头发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耶，梅不错呀！我喜欢梅，整整喜欢了五年；从小学二年级喜欢到六年级毕业；我和梅不同班，只是放学以后，都会到同一个幼稚园而已；因为爸妈都去上班啦，就待在那边写写功课呀！玩一玩呀！

然后，骑脚踏车什么的；以前那种喜欢的话，很快乐！也不会觉得畏惧些什么。我死党阿凡也说梅蛮有气质的，我就觉得更喜欢她了，越升高年级之后，我会越想要见到梅，大概是高年级情窦初开，对爱情比较有一种渴望吧！只是在面对喜欢或爱这种东西的话，很难开口而已呀！同学也都知道我喜欢梅的事情，她们也不会觉得我怎么样呀！很好玩的是，她们还很鸡婆的跑去告诉梅这件事情。那梅知道了，就要来找我谈呀！来找我讲话呀！我心里很高兴，但是还是会很不好意思，就是很害羞嘛！结果我就跑掉了啊！之后，我和梅反而比较少相处耶；好像自然而然就变成这样了，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咧？后来我再回想一下，我觉得梅的父母可能对我的感觉不是很好吧！因为他们毕竟是大人嘛，可能对这种事情比较会产生一种排拒感；梅的父母可能会告诉梅说：「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正常的！」可是，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哪怎么知道什么叫『同性恋』！

*** 每次我听到我妈每次在说阿凡带坏我，我就觉得很反感**

阿凡四年级的时候转来我们班，不过，我们当五年级才熟起来的，我只知道阿凡喜欢班上一个女孩子，然后，她也没有说过她喜欢哪一个男孩子，我们小时候都不晓得什么叫做『同性恋』？只是觉得说喜欢女生很普通，很自然呀！那时候跟我们同年龄的女生很少人会跑去打电动呀，可是我和阿凡两个人就会常常相约，跑去打电动；回家路上一定要去玩两把才行！所以自然而然就变得蛮好的，我有什么不快乐或快乐的，我都会跟阿凡说，那阿凡有什么不快乐的或快乐的，也会跟我说；我妈那时候很不喜欢阿凡，甚至不希望我跟阿凡再来往，如果我打电话给阿凡，或是阿凡打电话给我，然后，或者是我们一起出去玩，我妈就会骂呀！什么的，每次我听到我妈每次在说阿凡带坏我，我就觉得很反感，我就会跟我妈吵呀！就说：这根本就不是嘛！不要什么都怪到别人头上；我说：「阿凡她四年级才转来的，我国小二年级就喜欢女生了，这怎么叫她带坏我！」反正做母亲的都会认为说，自己的孩子不可能变坏，哦！不！不！不可能变跟一般人不一样；然后都会责怪别人，或责怪社会责怪学校什么的。这件事情我也跟我妈谈过很多次，就争执过很多次呀！慢慢

的，我妈自己学佛以后，也慢慢的了解了。

阿凡和我住得近，两个人后来也都确定自己是同志，再加上本来就臭气相投；所以到现在阿凡都是我谈心的好朋友，不过，我们聊天的时候并不会刻意局限在同志的话题上，而是天南地北什么都谈。那阿凡对我在同志上的认同，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啦！因为我一直是靠自己摸索，唯一有一个帮助就是说，在我很难过的时候，至少还有阿凡可以让我发发牢骚。

***我妈说：「妳那么像男孩子干嘛，妳是不是想要做同性恋！」**

在我父母亲吵架分居那段时期，我母亲很相信一个通灵的，那个通灵的好像也满准的，不晓得…；反正，他看了我一眼，就问我小阿姨说：「『他』是不是妳弟弟，还是谁…还是谁呀！还是妳的谁？」我小阿姨就说：「不是，那是我姐姐的女儿。」然后通灵的就说：「妳注意这个小孩喔！这个小孩以后长大，行为会有『偏差』喔！」看完通灵，然后就要回家了；我一坐到车子上，我妈就开始劈头骂我，她骂我说：「妳那么像男孩子干嘛？妳是不是想要做同性恋！？」我小学的时候根本没概念什么是同性恋？她骂得我什么都不知道！自从我妈骂完我以后，她开始每天逼我穿裙子，逼我穿得很女性化，竟然还逼我穿长裙！喔，痛苦死了！根本不爱穿裙子的人，被逼着穿裙子，还被逼着穿那种..噓！仿佛不合我年龄的那种衣服；害我被同学笑，被我家邻居笑！我真的受不了，我也很烦。所以我要是出门，我一定是趁他们都没起床的时候，偷偷就出门了；然后，如果不幸被我妈逮个正着，那就没办法了，我就会被硬逼着把裤子换下来。那时候我只有一种感觉：很生气，非常地生气！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啊，要我做这种事，好像把我的自尊全部都丢尽了那种感觉！而且，我又那么重视我的自尊；那我当然不用她啊！逼到我受不了她，我就大不了不出去啊！反正我妈强，我更强啊！后来我妈也就是，慢慢地比较信佛了，然后那个通灵的也快看完了，慢慢就对我放松了；我妈就说：啊！不再逼我了，逼也没用！反正她就是：「啊，无能为力了啦！啊，随便妳啦！」

*** 为什么…我老喜欢女孩子呀？我就觉得…很烦！**

国中了，最起码也知道同性恋就是：女的爱女的、男的爱男的；那时候我喜欢上我们班上一个女孩子，她就说同性恋不是很好，因为她说那很恶心，我才知道的：哦！原来这个东西是被排斥的！那我原本对同性恋这三个字并不是很敏感，我反而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老喜欢女孩子呀？我就觉得很烦！因为那时候刚好是爱滋病那个泛滥的…兴起的时候；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如果别人知道我喜欢女孩子的话，就会把我分成：我就是同性恋这样子，然后同性恋又会跟爱滋病牵扯在一起；虽然我自己好像烦恼不是很大，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得爱滋病呀！只是害怕别人把我跟那个归成一类。我还记得我喜欢过一个理化老师，是个女的；我就问隔壁同学说：喂！你觉得我们理化老师怎么样？结果她说：「妳…不会喜欢老师吧！？」然后，她那种眼光与口气，是带着一种害怕的感觉，我突然就觉得：哦！哦！好像不太对哦？我就不多说了，赶快敷衍她说：「没有啊！我就觉得老师蛮好的呀！」那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必须刻意压迫自己的感情，绝对不要…不能说出来；以免到时候自己变成被大家攻击的对象，或是议论纷纷的焦点！当然罗，当时我也不能够真正从身边看到她们对同性恋的排斥，因为毕竟她们也不知道我是同性恋呀，那时候她们不会攻击我呀！所以我也没有真正感受到那种压力。

*** 男孩子追女孩子也会很难开口，更何况一个女孩子要跟女孩子开口，**

那时候我喜欢女生，只觉得是一种情感上的矛盾与问题而已，因为有时候哪一班男生，传情书到哪一个女生班，可能都会话题满天飞呀！那更何况是这样子！如果我是男孩子，喜欢女孩子的话，会好开口很多，至少还不会很尴尬，最起码不像我是一个女孩子，然后要开口跟一个女孩子说：我很喜欢妳，这样子来的尴尬。不过，可能是男女分班吧，其实也有一些女孩子喜欢我啊！国三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女生，她有四个老婆，那只是好玩而已，我知道她们不是真的同性恋。我喜欢她那个四老婆，但是她那个大老婆喜欢我，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复杂反正，我是不跟她们搅和这种东西

的！但是，她们有时候又会争风吃醋；我看在眼里，我就说：这不是玩玩而已吗！这有什么好争来争去的？对呀！我就觉得有点爆笑呀！反正那时候，大家常常在玩这种老公老婆的游戏，所以不觉得怎么样，除非有些人她感觉到：耶！你怎么好像喜欢的都是女孩子？就像大家看，都喜欢那个男主角孟波：啊，我就比较喜欢他旁边那个助手惠香呀！那她就觉得：好奇怪喔，你是不是同性恋？那当然我是听在耳里，但是我不做任何的表示。到了后来，我就说：啊，我喜欢苗乔伟！反正就是随便说一个人嘛！她听了可能会觉得：哦！原来你不只是欣赏女孩子，哦！也有男孩子你是蛮喜欢的；既然这样做了，有没有效，我也不知道？不过那时候我倒是没有遭到很大的排斥过。

***我知道我自己很难去改，而且改了不一定快乐。**

刚升上高一没多久之后，我妈就哭着求我改变我的性倾向，我妈觉得可能是因为以前她常和我爸吵架啊！然后小时候对我太严格啊！说什么是家庭不和我造成的偏差啊！然后我妈又说：她以前的脾气很坏啦！她对不起这个家庭啊！她对不起我呀！…什么的。我说：「妹妹也常常看到你们吵架啊，可是她也没有变成同性恋啊！」在我母亲的想法，她找不出任何原因的时候，她就只好怪罪自己啊！她很难去怪罪自己的孩子…她有怪啦，怪我朋友啦！怪我死党啦！我妈可能到后来想不出别人可以怪：好吧！怪自己好了。那我当然跟她说：「那不是啦！不是啦！真的，你不要误会啦！很自然的啊！很自然的我就突然喜欢上女孩子；也没有人告诉我，也没有人教我。」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女孩子，但是我们可能很难界定她到底是不是同性恋，但是我很能够确定我喜欢女孩子，而且我是个同性恋！那次之后，我就没有再跟她谈起过有关于同性恋这些东西，因为谈了就会有一些争执在，我就不太想谈；我知道我自己很难去改变，而且改了不一定快乐。况且在改变的过程中，我觉得很难踏出第一步，那我妈也是说：「第一步也许很难，可是妳总要踏出去啊！」我心里想：「说得容易啊！可是对我来说，做得很难。」因为我从来也不会怀疑自己的同志身份，对于一个根本不怀疑自己的人，要求他改变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后来每次我妈问我这件事

情，我都是敷衍她说：「改变喔？可能要花个一两年吧！也可能要三五年喔！也可能要十几二十年喔！」我妈说：「没关系，妳慢慢来！妳慢慢来！」那我心里就想：好吧！那我就慢慢拖，慢慢拖好了。

***我是同性恋，你没有证据呀！**

哦，好多！高三的时候，班上至少有一半同学都是教徒；不知道为什么，高中好像有一段时间吧！同志这个话题蛮流行的，当然她们基督教会，会做一些批评呀！我会觉得说：那是对我的一种歧视，对我的一种敌意。因为我是同志呀！你就算没指名道姓骂我好了，你不知道我是，可是你等于间接批评到我呀！然后，我觉得那种压力慢慢就有了。

高三之后，我真正和我第一任女朋友嘉嘉在一起；嘉嘉跟我同班啦！我和嘉嘉在一起之前，也是有一些挣扎；有一些风风雨雨呀！这种感觉看在那些教徒同学的眼里，她们会觉得我和嘉嘉两个人未免好得太奇怪了吧？其实我根本就不想管她们，她们爱怎么讲，是她们的事；我从来没承认过，然后她们不能拿一件我没承认过的事情，然后就来说我怎么样。如果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来排拒我，给我另外一种脸色看的话，那就算了。你们不知道，然后妄加猜测，就以为你们得到的是真理的话！这不是很奇怪嘛？你们说偷钱的话，你们起码有『钱』这样的证据呀！那，我是同性恋，你们没有证据呀！你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抓到我是同性恋呀！又没有凶器，又没什么；你们抓不到呀！除非我亲口承认！不然我永远可以否认！你们鄙视同志，很简单，那我也鄙视你们呀！反正妳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跟妳打招呼呀！我不跟你们搭嘎就好了呀！我挑我可以相处的人去相处，不可以相处的人就随便呀！我讨厌面对这些人！我不喜欢来上学！上学除了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见面以外，其它都不是快乐的事！

***你越是这样子对我，我就越要对抗你！**

我不喜欢在自己班上晚自习，那种沉闷的气氛，压力很大；所以我和嘉嘉就去别班自习，这只是学校给我们高三学生念书的场所，并没有规定哪些教室是给那班专用。可是我们去

的自习班，她们认为教室是她们自己专用的，然后希望把我和嘉嘉赶走；因为我和嘉嘉在一起的感觉，其实看在别人眼里就是不一样，反正俩个人如果关系不同的话，总是纸包不住火的，她们可能也感觉到一些什么。我有一次在图书馆就发现有人写一张纸条骂我，就是用那种可以黏贴的便条纸，我出去洗手间一趟回来，然后把书一合起来，耶！下面怎么留了一张字条？就骂我骂得蛮难听的，不过我现在也忘了骂什么了，就是类似骂我『死同性恋的』、什么『变态』之类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很不高兴！因为我本身做什么事，我明着来，我不暗着来；那我就不太喜欢那种好像背地里砍你一刀那样的感觉。她们搞不清楚，可能觉得我看起来像同性恋者，然后就可以随便骂骂！啊我是，我…我…我这人就是，你越是这样子对我！我就…我就…我就越要对抗你！我就跟嘉嘉讲说：「今天我就再去她们班自习看看怎么样！有种，就跟我当面讲呀！」那，嘉嘉她比较怕事呀！她不敢，那我就：好吧！想想她的立场，我就想说：算了！那以后我们就不在她们班自习了，后来我们就到图书馆去。

***我根本不知道两个女孩子要怎么做『那样的事』！**

我就跟人家形容得很好笑，我说：「人家会觉得初吻应该很美、很值得回味。」然后我说：「没有！没有！接吻完了以后，我躲在墙角里面，然后一直起不来！就是莫名其妙涌上一股罪恶感而已。」我不知道那股罪恶感是从哪里来的？这也绝对不是跟女孩子接吻而来的！我跟嘉嘉说：「算了！你不要碰我。」喔！不是说「不要碰我，」是说：「妳让我冷静一下！让我冷静一下！」然后，第一次接吻的感觉并不是很好，就是觉得说：我不要再尝试了！后来情况好多了，但是，我那时候T主义在做祟，我只允许我碰嘉嘉，我不太允许嘉嘉碰我，对！如果以一般『全垒打图』来看的话，嘉嘉对我只是进行到A，可是我对嘉嘉的话可以进行到C，对！最多就是三垒而已，不可能全垒打，不可能！反正我和嘉嘉并没有说真的，用一个很露骨的名词就是『做爱』，我们并没有！我会比较有顾忌，因为我的身体不是男人的身体，我根本不可能脱衣服来面对嘉嘉，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要等我变性完了以后，才行啊？因为我们看到电视都是播什么「两

性相处之道」，可是我和嘉嘉明明不是两性嘛！那，就没有一个观念灌输我们啊！我根本也不知道两个女孩子要怎么做那样的事啊！

*** 我就只觉得我像个男孩子，我应该是男孩子**

嘉嘉有一点被动，而且也比较没什么个性，那我个性比较强，自我观念也比较重；我通常要干什么，会先征询嘉嘉的意见，可是通常最后的结论是由我来定；相对于嘉嘉，我比较容易站在主导地位。我也可以说是一般人口中所谓的『T』，应该说像『T』的话，自己都多少有一点感觉，就是人家所谓的「大男人主义」。那时候我觉得我蛮『大T主义』的，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主外，然后，我希望我回去的时候，她能够做菜给我吃；其实那时候一直口口声声说平等啊！『男女』也要平等呀！不过多多少少还是会有那种感觉存在。可是我发觉，反而我的手艺比她好，对呀！因为连炒个很简单的蛋炒饭，我看她炒得都…「唉！怎么这么不会炒！算了算了！走开走开！我来我来！」然后，去洗碗的时候，锅碗交给她，我就跟到厨房去，看到她洗碗怎么这么没效率呢？我就说：「妳走开走开！我来洗！」好像纯粹是一种我在教她的感觉；教她说：「碗要这样子洗，才比较有效率，而不会浪费沙拉脱和水！」现在回想那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自己还有那样子的观念存在？应该要平等的啦！而且，其实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T跟婆；我就只觉得：我像个男孩子，我应该是男孩子！现在想一想，我那时候应该称不上是一个『同性恋』；只能称做一个『变性欲者』。

*** 嘉嘉的母亲问我是不是同性恋？我说：不是呀！我怎么会是呢！？**

到了我毕业那个暑假，嘉嘉还是照样常会来我家，所以嘉嘉她妈就打电话追踪到我家，她就说：「啊，我女儿嘉嘉有没有在妳家呀？」那我当然要说：「没有呀！没事来我们家干嘛？」然后她就开始跟我说：「啊！她知道嘉嘉绝对不是同性恋呀！」什么的，她的意思好像就是求我放过她女儿，然后好像我绑架了她女儿一样的那种感觉！她说：「我也打电话给妳们同学呀，然后问呀！然后妳们同学都说：啊，现在要考大学呀…！」她就好像一种很施舍我的那种感觉，就是

说：因为我要考大学，所以她没有来找我麻烦！我心里就会想说：妳不过是为了妳自己的女儿呀！关我屁事呀！妳对我还不是这样的态度！后来她又问我说：「妳是不是同性恋呀？」我说：「不是呀！我怎么会是呢？」然后我想到最好的辩解方法；我就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啦！他现在人在国外呀！」她说：「哦，真的呀！有哦？」她的意思就说：「噫，那我家女儿怎么没有男朋友呢？」我心里就想说：奇怪！我有男朋友，你家女儿就一定要有的吗？哦！好像意思就是说我不应该有男朋友，她女儿才应该有！那种感觉。那我就不是很高兴，因为我觉得妳对我不是很友善的话，我也不想对妳友善；我就说：「我现在要出去买便当了！我不多讲了！」她说：「哦？那，我等你买完便当以后再打给你！」其实我也没有出去，我只是跑出去一下啦！买个汽水回来喝。后来她又打了好几次电话！打得很烦了，啊她就说：「啊妳终于买完啦…」然后就一直好像祈求说：啊！妳不要再缠着我女儿；然后我就说：「我没缠着她！谁缠着她呀！」

*** 你跳楼干我什么事呀？你又不是我妈！**

后来又有一次，嘉嘉的妈妈打电话到我家来，我妈接的。我不知道她跟我妈讲些什么，不过我听到我妈讲话的口气也不是说很好，我妈后来就直接了当跟嘉嘉母亲讲说：「又没有绳子绑着妳女儿来找我女儿，对不对？」就是说：「又不是我女儿单方面缠着妳女儿，妳女儿也已经长这么大了，自己会思考了，对吧！妳可以叫妳女儿不要来找我女儿呀！对不对？」我妈语气虽然不是很好，可是她讲的也是蛮对的呀！蛮一针见血的呀！这种事情不是说单方面谁纠缠着谁呀！又没有人架着枪说：喂，我要缠着嘉嘉！或是嘉嘉一定要来找我！然后我就说：「哎，不要理她啦！烦死了！每次都是这样。」嘉嘉的妈妈那时候打电话给我还说过：「哎呀！要是我女儿真的是同性恋的话，我就要跳楼了…什么什么，」我心里就觉得很奇怪：妳跟我讲这些干嘛呀？反正我这人也是吃软不吃硬呀！我觉得妳这样说话，好像带有一种威胁的语气；我就觉得：妳跳楼干我什么事呀，妳又不是我妈！那我当然不能真的这样子想啦！那是以前呀！因为受到压力的时候，我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弹。做母亲的都会这样啦！当然我

也不怪她，只是我觉得说，就像我妈以前那样：总是检讨别人，然后不检讨自己；因为我妈妈以前这样对我死党，现在对方的妈妈又这样对我，所以我就跟我妈说：「妈，这不是报应？」啊后来我也懒得接电话，找我就说：不在！然后找她女儿：呵，不在！那嘉嘉的妈妈后来大概慢慢想说：也没辄了！

***我就想说去看看精神科，耶！到底自己是不是？**

我是跟嘉嘉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面对自己？而且我那时候有很强的欲望觉得说，我不喜欢当女孩子；其实，以前也有一个女孩子问我说：「妳是用女孩子的心态来喜欢女孩子？还是以男孩子的心态来喜欢女孩子？」我就说：「当然是以男孩子的心态，来喜欢女孩子呀！」所以，我就想说去精神科看看：耶！到底自己是不是同性恋？那时候我就听我母亲说呀，她朋友的朋友，一个男生，现在住在美国，他那时候就去医院做过检定，然后医生说：哦！他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同性恋，我就说：「哦！原来这个可以用百分比检查出来的！」我就想说：我到底有多少呢？是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一百？好吧！就去看一看，那医生就问我几个问题呀，比如说：「妳喜欢妳自己的身体吗？」或者是说，他…耶！问我什么？哦！他问我一个很难…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比较牵涉到隐私的…他问我自慰的问题，我说：「根本不可能！因为我根本不喜欢我自己的身体；而且我很排斥我自己的身体。」之后，又给我做了什么智力测验呀！什么什么测验一大堆。过了几天，医生说：「妳不是同性恋，妳是变性欲。」我一听到『变性欲』这三个字，好像宣判了死刑一样！因为..我不知道！我只觉得这三个字比同性恋还难听，我就说：「不可能！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子？！」后来医生就解释说：「其实妳的本质，还是异性恋的形式。」然后慢慢听：哦！原来如此！后来，我就跟嘉嘉说：原来我是以异性恋的方式来进行的。

其实，我去看精神科之前，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变性欲』，我甚至没有听过这个名词，那我之所以不能够接受医生的诊断，是因为我觉得『变性欲』这三个字好难听哦！但是，那样一听！我也就开始正视到自己可能不是同性恋者，之前我

也了解我不是很能够接受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也希望自己能够长高一点，壮一点；让自己看起来就像男孩子一样。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叫做『变性欲』呀！我以为这个也是叫『同性恋』呀！我不否认，我跟我死党阿凡在以前很小的时候，就有想过『变性』这种东西。但是我希望变成男人，是因为我觉得女人应该会喜欢男孩子；那我正好喜欢女孩子啊！可是我又怕她们不会喜欢我，就像以前面临到的一些状况：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她也蛮喜欢我的，可是她最后给我一句话：如果你是男孩子；我就接受了。我就了解到，哦！原来是这样：如果我是男孩子，她们就会接受我了！特别是我追的都是所谓的『异性恋女孩子』，就是我跟『圈外人』谈恋爱；所以我会更渴求变成男孩子。其实，那时候我看『变性欲者』的话，并不会产生任何的排斥，因为我觉得那是每个人的选择，我只是觉得『变性欲』这三个字难听死了！而且我知道变性太累了，手术过程繁复不说，花钱很多又很危险，以后的后遗症很大；我想：哦，这么残害自己！算了！所以我很努力的不要做个『变性欲者』，我希望自己能够用女孩子的身份去爱一个女孩子。慢慢的，我反而变成不太想『变性』，不太想有男孩子的那种生殖器官，到了更后来，我连变性的念头都没有！我只是觉得变性干嘛？现在这样不是很好！

***原来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啊！**

以前我就觉得说：有个女朋友，另外有一个死党是同志而已，然后自己都不会说向外去扩展。那时候我还没有和嘉嘉谈到要分手，但是，连我这么迟钝的人都已经感觉到：我好像就要失去她了；那种感觉好像我整个人突然失去了重心一样的，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好像本来我的身边还有一个东西，但是突然之间，我就要失去对它的拥有权了，心里不免有些惶恐。那时候我就想说：「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找到跟我一样的人呢？」「是不是我的生活中，就只有我是这样子呢？」我也常常在校园里想说：「我们班上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呀？可以做我的朋友！」也没有啊！后来我就想说：不行，我不能这样！因为，这样下去的话，我给自己的空间太狭隘了；我应该要去寻找另外一个空间，多认识一些跟我一样的朋

友，比较好！我要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不孤独！一直到我真的觉得快分手了，我心里也不是很快乐，我才开始积极地去寻找跟我一样的人。那时候我在书局莫名其妙就看到一本「中国人的同性恋」，就看到后面有『我们之间』。好嘛！那就这样接触到同性恋团体，我才发现说：原来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啊！慢慢的接触的人多了，然后碰到的人也多了，我才突破原先这样一个孤单的局面。我终于发觉：我不需要一个人这样走过来了，因为之前好长一段时间，完全是靠我自己摸索的，那我自己需要去衡量，去承受一些别人的闲言闲语。

***那场演讲改变了我原来很分的T / 婆观念，让我接受自己的性别**

本来我还不是真的很了解『同性恋』，一直到我接触到像「我们之间」这样的团体呀！后来，耶，听她们讲话，我一看：耶！不是每个同志都很像男的呀！然后慢慢一看：哦！她怎么这么女性化？啊！她说她是个『T』！耶，奇怪，怎么跟我原先想的不一样？这样亲身的体验破除了我原来的心理问题。之后，我又听了一场演讲，从听完演讲的那个当下，我才真正决定要完全改变我自己：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同性恋者，而不是还夹带着男孩子异性恋色彩的一个假同志！

那次的演讲，就是听一个圈内的同志，她原来也是所谓的『T』啦！她就说：T有时候很可怜，明明自己就是个女孩子，却要强迫自己做一些男人的事，在恋爱中要做一种服务的角色和态度。她自己刚开始也是这样，而且她还蛮习惯这样的；可是慢慢到了后来，她说：「其实呀！自己身边的伴有这个义务与能力去帮助自己的，像有些『T』在亲密行为的时候，『她』不脱衣服！『她』也不让对方碰她身体隐私的部份！」她刚开始也是这样，但是她的伴在这方面帮助她很多，就是帮助她认识自己的身体，她慢慢就把这样的束缚给解脱下来了。她就是讲说她如何突破这样的心防呀！然后转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完全的同性恋者；她爱自己的性别，也爱对方的性别。听完她的演讲，我突然发觉说：对呀！有什么好分的呢？这样压抑自己多难过呀！有些事，也许是我的本性好了，我会比较去照顾到对方，或者是关心到对方；或是扮演一个比较强势的角色；但是，这样子我不是会失去很

多我原来身为女人应享的权利吗？我也是应该被爱的、被疼的！那我这样不是要割舍掉很多东西吗？这样好像不太值得！所以我现在谈恋爱的话，我不会很想找一个所谓的『婆』，因为我觉得这样好累哦！，我现在就比较不分『T婆』了，然后我也比较能够正视我自己的身体。总之，这场演讲改变了我很多观念，让我决定要接受自己的性别；我根本就不需要想这到底是不是男人的身体，我觉得现在这样就可以啦！

在我慢慢打消『变性』这种念头之后，我才开始想说：好，我留长发。不过，我的穿着还是很随便啦！外型没什么改变耶，还是很随性，只是我可以接受留长头发。但是我觉得刻意去注重自己的穿着和打扮好累！好花时间哦！而且因为我这个人很少逛街，几乎根本就是不逛街的；老实说，我实在不太会挑选衣服，所以我觉得每一项过程都好繁复哦！然后言行举止方面，我倒是觉得慢慢来啦！因为我不想失真，我要变得比较LADY一点的话，不代表说我要去做作；或者是去跟别的女孩子一样。只是我留头发留得很累，有点烦，常常都想剪掉算了！但是我告诉自己：不行，这次要有毅力！就像我死党阿凡也是本来是短头发，高中一毕业她就开始留头发，现在留长了。阿凡她说：「啊！留头发有一段过渡时间；你不习惯就去剪掉！」我说：「啊！我就是不剪！」我问她说：「妳为什么留长头发？」她说：「没留过，留留看啦！」，那我也是呀！没留过，留留看啦！

***跟薇薇交往的时候，我反而把T的外衣都给褪下来了！**

上大学没多久，我就知道我蛮喜欢薇薇的，所以我就开始『追』她罗！不过我常常告诉薇薇：我从来不追有伴的，因为我觉得那很麻烦；如果她告诉我说她有男朋友，那我绝对马上放弃追求！我也告诉薇薇说：「我不是个等待的人，追到十二月十五号！到那之后，如果我没追到妳；我就再也不追了！再也不碰了！」然后，呵！没想到十二月十五号那天，薇薇就被我追到了！那天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福华饭店吃饭啦！后来，他们就说要去唱歌，那有人说：「不要去唱歌啦！」我就说：「对！对！对！我们开车啊，就去植物园走一走。」到植物园之后，我们两个走在后面，走在一起；然后我的手

就去碰到她的手，就牵到手了嘛！然后我就想说：耶，薇薇她没有闪！就是手没有放开啊！啊！有希望了！然后我回去赶快跟阿凡说：「耶！好消息！应该算追到了！」对呀！好像联考放榜一样！那薇薇她也会说：如果她要跟我在一起，她说她要做T，可是她完全不像T呀！薇薇也常问我说：「我帅不帅？」我就说：「这个问题已经很难回答了耶！因为妳实在不能用帅字来形容！」薇薇的观念比我还清楚，她就说「我喜欢的就是妳像一个女孩子啊！如果喜欢妳像一个男孩子，那我干嘛不找一个男人？」我说：「嗯！这是很正确的同志观念！」我还跟我同学提到薇薇讲的话，她们说：「哎唷！她比妳还像个同性恋。」我发觉跟薇薇交往的时候，我反而把T的外衣都给褪下来了！因为我不准我第一任女朋友嘉嘉碰我，可是对于薇薇的话，我比较能够解除心里的那份压力和防线，而且我也敢褪去我的衣服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反而比较像一个小女人。

* 看着自己的女朋友被另外一个男人带走，那种感觉不是很好受，

这段感情我付出的很多，而且，毕竟我们年轻人对于感情会比较真诚，比较不带有条件吧！就是因为我对感情还蛮真挚的，薇薇可能也觉得对我过意不去吧！所以薇薇就告诉我，她其实早已经有男朋友了。我刚开始还不相信薇薇说的话，因为我曾经告诉她，我不追有男朋友的女生。那，因为我觉得已经算是追到薇薇了，我就糊里糊涂地，对感情没有一点点保留的整个放下去，我才突然听到她有男朋友了，这个时候要再把我的感情收回来就有点太迟了啊！所以我就勉强：「好吧！那我就不介意，算了！」可是这段感情让我觉得很痛苦，很煎熬；因为我是必须被丢在黑暗中的那一个，我要去承受薇薇另外有一个情人；我看着薇薇在我面前被她男朋友带走，看着自己的女朋友被另外一个男人带走，那种感觉不是很好受。而且薇薇和她的男朋友在一起，几乎像同居一样；而我却像个地下情人似的，好像不能被抬出台面来的感觉。当然啦！我是尽量不去想到这些事情啦！我觉得一切就是这样忍下来，也就算了！当然是会有那种委屈啦！然后她中间一度也想要跟她男朋友分手。但是套一句我死党的话：「妳不要作梦了！妳不要作梦了！」后来，我和薇薇之间等

于说就爆发了嘛！就这样吵了一架，那我的脾气也不是很好，我只要生气起来就很难控制，在我和薇薇吵架的时候，我就很彻底地告诉薇薇说：「我恨妳！妳是第一个让我无法相信的人！」因为在这段感情过程中，薇薇的种种作为，常让我感受到有被背叛的感觉，我恨她欺骗我；又带给我很大的委屈，恨这一切的一切！

***我非常生气，就是『纠缠』这两个字她怎么可以说得出口！**

吵完架之后，我就想说自己是不是太鲁莽了一些，我觉得我这个人不会很记仇啦，所以我想说第二天早上去跟薇薇道个歉，对于我自己的脾气道个歉。结果没想到薇薇的男朋友跟着追出来，那我当然跟她男朋友发生一些口角，本来我蛮懒得理薇薇她男朋友的，因为我觉得他很可悲，竟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女朋友曾经出轨过，我知道的最起码有两次！但是，她男朋友一开始就说：「薇薇说她拒绝过妳喔！」我觉得这一句话很不负责任，因为我和薇薇在一起是事实！薇薇拒绝过我没有错，可是薇薇已经接受我，却是个事实！那薇薇的男朋友很明显地就是逼着薇薇：在我跟他之间做一个选择。而且她男朋友故意处处给我下马威，给我难堪，他就问我说：「妳曾经二十四小时陪过薇薇吗？」我就说：「有，又怎么样？没有，又怎么样？」因为连阿凡都曾经二十四小时陪过薇薇了，我会没有吗！之后，她男朋友还追问我很多话，我都没有说，我也不想说，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说出来的话，薇薇跟她男朋友的关系一定会很难看，所以话到了口中，我全部都吞回去。她男朋友居然还想动粗打我啊！我这个人从小打架打到大，我不怕任何的威胁，但是那时候我已经不想跟他打了，因为我听到薇薇说了一句话，让我彻底地心碎，薇薇竟然跟她男朋友说：是我纠缠她的！我对于这句话非常生气，就是『纠缠』这两个字她怎么可以说得出口？我又不是那种死皮赖脸的人！那因为是突然听到嘛！我甚至没有当场跟薇薇说：「妳再说一遍！妳再说一遍！妳怎么用这个字？妳大不了可以说！可是妳没有资格用『纠缠』两个字！」我听完薇薇那一句话以后，真正是『哀莫大于心死』；从今以后我就正式地斩断了这段感情，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对我的脾气愧疚。两个多月的感情就这样吵架分手

了！我一直想：怎么感情这么脆弱呢？虽然我相信薇薇曾经爱过我，但是我觉得这段感情给我的伤害很大。

***我知道时间会冲淡，可是我现在很痛苦啊！**

几乎我谈每一段感情，我母亲都是抱持着悲观的态度，比如说：我刚开始追求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妈就说：「啊，妳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啊！妳最好赶快从这段感情中跳出来，不要再陷下去了！」那，如果我已经追到女朋友的话，她说：「啊，妳要想开，而且可能随时会没有！」然后，我就说：「喔！喔！喔！」可是很简单，就好像一个人很难过、很痛苦的时候，你说：「啊！时间会冲淡一切的。」可是我就告诉你：「我知道时间会冲淡一切，可是我现在很痛苦啊！那我能怎么样呢？」我和我第二任女朋友交往的时候，有一次我回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我妈说：「发生什么事了啊？」我就说：「没什么啊！只不过是知道我的女朋友根本早就有男朋友了啊！」我妈就说：「喔…！」我妈从来不会跟我明讲；她永远只是跟我讲说：「啊！妳要想开一点，不是妳的就不是妳的；是妳的就是妳的。」喔，不对！她从来不讲后面的话，她通常就是说：「啊！不是妳的，就不是妳的；然后，感情没了，就算了。」反正我妈每次都这样。我说：「喔？知道了，知道了！缘份尽了，那也没办法啊！」我也只能这样跟我妈讲啊！我妈倒不会很直接就泼我冷水，她就是说：「就像开奖前一样嘛！妳永远预测妳自己不会中奖，那开奖的时候妳就不会有太大的失落感啊！还没开奖的时候，如果妳就想说这次一定会中头奖，到时候连个感谢奖都没有，那妳不是很难过嘛！」唉！反正我妈说这些话，于事无补啦！很多事情我觉得要看自己怎么想，自己想得开就可以了。

***我终于亲身体会到：不要因为情人，而忽略自己的家人跟朋友！**

在我很难过的时候，一直是我母亲啊，这样听我讲啊！然后还有我朋友啊，听我诉苦啊！我发觉有些伤痛讲开了会比较康复。那一段时间我常常还是会提起到薇薇，我一些朋友就说：「喔！妳不要再讲她了，分手就分手了嘛！」但是我死党阿凡就没有这样讲，阿凡说这是一种发泄情绪很好的

方法。我母亲也说：「妳要感谢薇薇跟她的男朋友，他们带妳成长。」我说：「对！对！对！」我下次一定要跟薇薇说：「谢谢妳带给我『成长』！谢谢妳带给我这么大的伤害！」喔！真的成长太大了！让我终于亲身体会到：呵！不要因为情人而忽略自己的家人跟朋友；另外呢，就像我母亲说的，在佛家里面有一句话叫「逆争上缘」，人越是碰到顺境，通常越不容易成长，可是我却碰到薇薇这样一个人来给我打击，我反而更能够去克服！另外，这段感情让我比较好跳出来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反正这个女人本身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我蛮喜欢玩『紫微斗数』这样的东西，也不是真的去迷啦！然后我就算薇薇的命盘，我发觉她的命盘中竟然出现：她是个同性恋者。反而我的命盘却没有显示出『这样的东西』来，甚至我的命盘中对于我的性生活并没有什么批评，而且也没有说我的性生活很乱；可是呢？薇薇的命盘中所显示的，是我看到的性生活最乱的一个，它对薇薇的性生活批评了好多，甚至还说薇薇是同性恋！反正，我就会用很多方法来安慰自己说：「算了！像这样的女人不值得我付出爱情。」我想，就算我真的再碰到一段感情，我不会再让自己受到这么大的伤害了！而且感情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这么重要了，我也不再会把我的时间投注在爱情上面了。

*** 你要接受我，你就要接受我是个同志，因为这是个摆在眼前的事实。**

现在我跟别人谈起同志的时候，我一定先问：「你能够承受吗？」因为我上大学之后碰到一个朋友，原先我以为她能够接受，她也是的确是接受了，但是真的坐下来谈，我反而发觉说：她接受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接受我的同性恋。她说她本来对同性恋很排斥，我说：「那这样我就知道了！」我说：「你不反映给我，我要怎么去知道？」我一直以为，当妳没有表现出对我的排拒，就表示妳可以接受。我会觉得说，当她们在谈论男女朋友的时候，她们没有考虑到我能不能承受，那我当然可以承受啦！我觉得这没什么。可是她们却不能听到说：妳是一个女孩子，而妳喜欢的是一个女孩子；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压力，她们告诉我，她们难以承受。我是

很彻底跟她们讲说：「今天我身旁有个吸毒者，他跟我谈论吸毒什么的，或者他的感觉是什么的，我觉得没有所谓不能『承受』两个字。」「我可以把我自己当成他倾吐的一个对象；我觉得那没有什么，因为又不是我吸毒！」我很愿意将心比心啦！可能是因为后来慢慢学佛，就是心里很宽啦！所以任何人，不管他是社会的边缘人还是怎么样，我都可以接受，而且我没有所谓承受不住的压力。那她们带给我的伤害，我认为已经不是伤害了，因为我现在已经能够从这些伤害里面跳出来了，我自己能够抚平这些伤害。不过，最起码，她们的态度让我明白说：不能光看表面，因为她们表面会接受你，可是其实并不是这样。我是觉得我不会不接受你们，可是你们接不接受我，在于你们自己的选择，你要接受我，你就要接受我是个同志，因为这是个摆在眼前的事实。

***我真的是不知道她们到底真的在恐惧什么！**

另外一位也是我的大学同学，刚开始我还觉得她能够接受，可是后来我慢慢发觉：耶？她怎么越离越远，越离越远，越离越远的那种感觉。甚至，她居然认为说我在控制她们的行动，我听了之后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她的室友说：「妳常跑来我们寝室？！」我说：「我常来你们寝室？我没有大一时常来吧？！」甚至她们质疑我「为什么要问她们的行踪？」我说：「人们见面打招呼的时候，本来就会这样子啊！」我跟朋友：「ㄟ！你吃饱了没啊？」「ㄟ！你去哪里？」妳说妳要去哪里，那是妳的事啊！我这个人常常会问出无心的话，我问过就忘了，我只是寒暄而已；而且我根本不care别人给我的答案是什么！但是她们会认为我的寒暄像是在控制她们的行动；好像要了解她们到底要干什么？我说：「你回不回答是妳家的事啊！」我认为我问的问题根本就是不经大脑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我很无辜！如果我真的要控制妳们的行动的话，我当然会纪录下来：喔！妳们要去哪里？去哪里？反正我已经告诉过她们，我问的这些全部都是无心的，那她们要怎么想，是她们自己的事。不过，我真的是不知道她们到底在恐惧些什么！在我告诉她们我是同志之前，我也常常会说：「ㄟ！下了课要去哪里吃饭？」为什么以前她们就不觉得我是在控制她们呢？那时候我听到

她们对我的恐惧的时候，我就说：「妳们该不会认为说，我会喜欢上妳们吧？！」其中一个同学赶快解释说：「不是啦！不是啦！」我说：「我怎么可能喜欢上妳们呢？！」我说话也有点直啦！呵！是真的不可能，爱情是一种感觉嘛！我对妳们真的没有感觉呀！反正她们恐惧我带给她们压力，大概是因为我谈论同志太多了，我就说：「妳又不跟我讨论别的话题！妳们跟我讨论严肃的东西的时候，那当然就会扯到跟我切身有关的事啊！」

*** 有时候我会安慰我妈说：啊，搞不好我那天喜欢的是男孩子啊！**

我母亲虽然表面上接受我的同志身份；可是我可以感觉得出来，她还是比较希望我改变回去；她希望我最好还是找个男孩子，因为我觉得毕竟母亲她在家庭里面还是会承受一些压力。所以她希望我要嘛就是找个男孩子；要嘛就是连女孩子都不要找！甚至，母亲话头有意无意还是会说：「唉呀！或许妳以后会嫁人啊！也不一定。」然后我说：「嫁人？少笑了！」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安慰一下母亲说：「啊，搞不好我那天喜欢的是一个男孩子啊！」她说：「啊，对啊！也有可能啊！什么事情都不能太武断啊！」其实，我妈妈那时候对我的问题，最早求救的就是我舅舅了。但是我也不晓得我母亲希望得到什么帮助，我觉得也许那是一种『母亲的苦恼』吧！可是母亲她这个苦恼：自己的孩子是同志，她不能跟别人说啊！我妈除了跟以前她有一个英文老师说以外，她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说啊！就像我妈说的：「你有苦恼，可以跟我讲，跟死党讲啊什么的；那我有苦恼，跟谁讲啊？」那我就说：「都跟菩萨讲了啊！」她说：「那还有谁可以讲吗？」没有人帮助得了她！所以我有时候想一想喔，觉得其实很多同志在曝光的时候啊，也要考虑自己的父母能不能够承受得住，因为父母他们的情绪也是需要渲泄的；也许刚开始没什么，你以为他们会接受，可是那种压抑啊！在脑海里面，就好像一颗种子一样慢慢地发芽长大了；然后就愈感到对父母形成的是一种压力。不过，到现在慢慢走过来，一方面可能因为我妈也没对我很失望吧！她也在慢慢改变她自己，另一方面，时间会冲淡一切啦！

***我想说我交的是女朋友，我爸交的也是女朋友，所以我才告诉他的！**

以前我一直以为我父亲能够接受我的性取向，前一阵子，我问我妈这件事情，她说爸爸还不知道，我说：「妳以前不是就跟他讲过了吗？」我妈应该是有跟我爸讲过，但是我爸这个人记性也不是很好的。不过，我觉得我妈有没有讲都无所谓，因为我也有把我的女朋友带回家过啊！那我也不在乎他是怎么想啊！反正他也没有说过他反对，但是他也没有说他赞成；反正他就是把我每个带回来的女朋友当做我的朋友而已呀！我真正得到我爸爸的讯息，是在我和第二任女朋友交往的时候；以前我很少跟他谈这个，那我想说我交的是女朋友，我爸以前交的也是女朋友，我想问问看我爸是什么感觉啊！所以我才讲的。但是，毕竟他以前是在国外求学，我觉得他讲出来的东西，对我并不能受用啦！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参考而已。那我就问他说：「爸，你对同性恋，到底..，你对你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你有什么想法？你是怎样的态度？」我爸说：「我根本就不了解妳们这个圈子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接不接受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反对啊！」那我就知道，他反正就是那种：『事不关己，己不关事』的态度！倒也不能说我爸不关心我，我爸就是这样一个很大而化之的人，他对什么事情都不是很在乎。既然我从我爸那边得不到什么东西的话，跟他多谈也无益啊！所以我只有谈过这么一次而已。其实我一直不太清楚我爸到底在乎什么？他就是在乎钱吧！我妈都说他小气，我爸也真是！有时候会斤斤计较的，跟一个老太婆一样！

***我现在是活着很坦然啦！我并不介意适度的曝光。**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大舅舅来我家住，我那时候不知道他是一个 gay。到我后来慢慢长大，然后我自己也是同性恋以后，我妈才告诉我说：「妳大舅舅也是同性恋，」我就说：「喔，真的喔？难怪！我以前就觉得他看起来怎么这么像！」那我大舅舅曾经回过台湾一趟，他找我出去聊天，我跟大舅舅谈到过我的女朋友啊！可是大舅舅告诉我：「千万不要交圈外人！最后是很痛苦的。」我那时候不相信啊！我都觉得圈外人交了也没什么啊！有什么痛苦呢？那到后

来，我自己也是慢慢觉得说跟圈内人谈恋爱都已经是有累的事了，更何况是跟圈外人交往！而且，如果感情没处理好的话，可能对自己的生理、心理都会造成一种伤害。舅舅还叮咛我说：「因为社会是很复杂的，妳出了社会以后，千万要隐藏自己的身份」这是他过来人的经验；因为舅舅认为，虽然他对自己的身份已经很能够认同了，但是毕竟出了社会，人心的复杂，让人很难去揣测和掌控，所以说学会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那这样我妈也就跟我说：「妳看，妳大舅舅都已经这样说了！」「连最亲的人都可能会出卖妳，何况是跟别人讲？连最亲的人都不要说！懂不懂！」哇，我妈就这样子说耶！我妈说：「妳不要都认为外面的人，如妳在学校一样，那么的单纯。」我就说：「学校哪有单纯啊！学校就是社会的缩影啊！」她说：「对啊，学校都这么复杂了，何况社会呢！」我说：「喔！喔！现在知道了。」那我自己在现在是活着很坦然啦！然后我并不介意曝光；不过，我觉得我的曝光适当就好了，我会以考虑到我的家人为优先。

***我觉得被强迫曝光是一种伤害。**

最近我的身份在几个阿姨之间曝光了，因为阿姨她们偷窥我的隐私权！有一次我去参加我表哥的婚礼，那次我已经很努力地装扮了，只是我还是一样穿一件T恤、一件牛仔裤，然后那时候我的头发还不是很长，看起来就比较像男孩子，那天我就看到我三阿姨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在打量我。回去之后，我三阿姨就写信去问我住在英国的小阿姨，叫我小阿姨再问我大舅舅「我是不是同性恋？」那时候我大舅舅突然写信过来给我妈说：「因为他被我小阿姨逼问啊！结果他就说出来了。」后来差不多再过了两个月，我小阿姨终于良心不安了，就写信来跟我妈讲这件事情啊！那我妈就打电话讲了我小阿姨两句啊！我小阿姨就说：「啊，对不起啦！已经讲了都讲了，来不及了！没办法了！」我得到这个讯息告诉我：我被侵犯了！我觉得我三阿姨偷窥了我的隐私，她不尊重我；这是我的隐私权，干她什么事？她有什么资格这样偷偷的问！为什么三阿姨她不敢正大光明的来问？她当然不敢正大光明来问我啊！所以我到现在都很不喜欢她！我并不希望把我的事情曝光给所有人知道；我自己是不怕曝光，但是，

我要顾虑到我母亲啊！我不希望我的事情造成我母亲的困扰。何况这种隐私权的范围牵涉太广了，像我很讨厌我三姨丈，那夫妻之间不会有什么隐藏的事情嘛！她讲给三姨丈听，三姨丈再讲给他的亲戚听，那岂不是全天下的人就知道了嘛！反正我就是不喜欢被强迫曝光，因为强迫曝光并不是出于我的自愿，那既然不是出于我的自愿，对我和我的家人多多少少会造成一种难堪和伤害，我不希望受到这样的对待。

***我要活得更积极，然后更正面的去成长！**

这样一路走过来，其实我带着一种很感激的心情，因为至少我还是有学校念啦！然后我也没有中断我的学业呀！我发觉不管是情感压力或者各方面的压力，让我觉得我要活得更积极，然后更正面的去成长！当然有时候我的情绪不是很稳定，毕竟我认同这个身份，我认同我自己的新印象，我很快乐、自信；可是有时候难免别人不会认同你！当然别人不认同我，那是别人的事，我不需要让自己活在每天要求别人一定要认同我之下的那种悲伤；我建立自信是靠我自己，也许我辛辛苦苦建立起一些信心，可能很容易被别人摧毁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挣扎之下呀！然后慢慢这样爬上来，爬上来，爬起来的。我不否认有时候我也会自暴自弃啦！为什么我每次都去考虑那些敌视我的人怎么想？我活在世上是为了那些爱我的人，还有我爱的人，我们的父母呀！我的好朋友呀！而不是为那些不接纳我、敌视我的人而活呀！

家庭气氛的融洽让我更能够确信自己同志的角色，更能正面认同我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现在我跟我母亲就像朋友一样，我会找她聊聊一些心里的话，我慢慢发觉家庭没有带给我那么大的压力，然后我父母，最主要是我的母亲啦，变成说很能够接纳我呀！也很能够跟我分享呀！然后给我意见呀！让我活得更光明，帮助我比较正面。虽然我也是经历过某些的抗争之后慢慢走过来的；至少我不像有些同性恋者跟自己父母谈，父母知道自己的女儿是同志之后：啊！家门不幸！败坏门风！然后把她劈哩啪啦的乱打一顿，还要去医院验伤这样。现在我不会再受到这样可怕的压力了！我觉得家庭对同志来说是蛮重要的，父母对同志来说永远是最大的障碍，却

也是最大的鼓励。

我觉得同性恋在面对爱情问题，其实跟异性恋没有差多少，也都会经历快乐、悲伤和难过、失恋等，我们有时候比较多面对到社会大众呀！那些大多数的人呀！他们以一种不怀好意或敌意的眼光来刺伤我们。我希望在异性恋男女结婚受到别人祝福的时候，我跟我的伴侣也同样可以受到祝福；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好像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come out（现身），可是我也没有必要隐瞒着别人呀，我没有必要说：别人的爱都可以见得了光，我的爱就不能见的了光！或许我比较不怕外界的压力，比较能够抗压力罢！

到现在，我算是活得很正面、很积极的同性恋者，我很乐观、自信的面对我自己的性取向，特别是在我认识很多这样的朋友以后，我更能够看到光明的一面，也活得更积极；不会自己一个人钻牛角尖呀！然后自怨自艾呀！而且我的认同更稳定之后，我反而觉得其实不用刻意区分同性恋和异性恋，其实人是有多发展的可能性的，不过性取向要改变也是勉强不得的。我会勾画自己人生的蓝图和未来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也许因为我刚开始过得蛮消极、悲观而且不太快乐的生活，我觉得那一路上很孤独，我猜想也许别人的世界更孤独，生命可能更没有目标、更贫乏；所以我想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希望去品尝那种战后生存，重建的感觉，进而了解别人的苦；毕竟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只自己要活得好，还要去帮助更多的别人，生命才比较有意义一些。

1-2 建构阿喜（受访者 B）的同性恋认同发展脉络

阿喜从小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优越感，她鄙视一般女孩子，也认为男孩子不是她的竞争对手。阿喜的性别认同偏向男性化，她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喜欢女生，她曾因为阳刚的外表被人预言将有偏差行为，母亲质疑阿喜想成为同性恋，这是阿喜第一次对『同性恋』有印象。之后母亲逼阿喜作女性化的装扮，阿喜不惜和母亲抗争，以维护其阳刚的自我意象；母亲认为阿喜的性偏好是受到死党影响带坏的，阿喜则不愿接受母亲对死党的归咎。

阿喜上国中之后，羡慕男孩子可以公开追求女生，但是她深怕自己因为喜欢女生而遭受到同侪压力。得知同性恋在同学眼中的负面刻板印象之后，阿喜刻意公开宣称自己喜欢男明星，来掩饰她的性偏好。当时的同性恋跟爱滋病被划上等号，阿喜避免将自己贴上同性恋的负向标签，以免受到同学的歧视排斥。大环境对同性恋充满恐惧和排斥，使阿喜对自己的性偏好感到焦虑和羞耻感，不愿意接受自己的性偏好和一般人不同。她努力以各种方式隐藏性偏好，并且压抑其同性情感，免于同侪的攻击和伤害，隐藏策略的使用使阿喜心中倍感压力和恐惧。

上高中之后，母亲哭着求阿喜改变性取向，母亲的自责造成阿喜的心理压力，阿喜因此尝试改变性取向，但是她发现自己的性取向已经趋于稳定，无法再改变了。阿喜接受自己的性取向之后，开始对同性恋族群有感同身受的认同感，第一份恋情的发展之后，阿喜曾经为了应付伴侣母亲的质疑，否认自己是同性恋，并且谎称自己已有男朋友。由于阿喜和伴侣是同班同学，这使得阿喜使用的隐藏策略失效，被教徒同学排斥、攻击和孤立的阿喜，感受到同性恋的社会烙印，体会到同性恋者生存在这个社会是没有尊严的，因而决定绝不对外现身，也和教会同学的关系对立、破裂，让阿喜对班上的归属感完全丧失。之后阿喜又遭受到匿名的恶意伤害和羞辱，阿喜以道德上的优越感维护其受伤的自尊心。此时除了伴侣的支持之外，阿喜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则显得更为孤立与疏离。

阿喜毕竟感受到社会规范不能接纳同性恋情，和伴侣的初吻经验造成她强烈的罪恶感。而阿喜在社会化的过程学习到异性恋的角色扮演和性爱关系，使阿喜努力地模拟男性化的言行举止，并刻意忽视她的女性身体和感受，她以为『T』就是传统异性恋男性的角色，遂欣然接受同性恋文化中『T』的角色和标签。然而再多的努力也无法使阿喜变成真正的男人，阿喜开始思考社会文化脉络对自己切身的影晌，她发现因为缺乏同性恋的角色示范学习，她和伴侣陷于孤立的状态中。

随着恋情的发展，阿喜寻求专业的协助确定性取向，由于阿喜排斥自己的女性身体，精神科医生诊断阿喜为变性欲者。阿喜无法接受『变性欲』的社会烙印，她虽承认过去为了希望满足伴侣『结婚生子』的异性恋期待，因而曾对变性手术抱持着幻想，但在评估变性手术的代价和必要性之后，则阿喜否认自己有明显的变性欲倾向，进而强烈表示对同性恋身份的认同。

上大学之后的阿喜面对第一份恋情的结束，陷入完全孤立的危机，她开始找寻同性恋友伴，并进入女同性恋团体，长期的孤立状态得以解除，破除阿喜对同性恋刻板印象，得以重新认知同性恋，和其他女同性恋者之间正向互动经验加深阿喜的认同。并从演讲中得到的正向积极角色示范，使阿喜尝试接受和肯定自己的女性身体和女性身份，但伴随过去对男性角色认同的失落。

在第二份恋情中，阿喜和伴侣建立平等的互动关系，阿喜的自我意象也由男性化开始转为女性化。然而伴侣另有公开宣告的男友，却只能将这份同性恋情藏在暗柜中，令阿喜感受到不公平的差别待遇。而母亲抱持的异性恋假设——认为阿喜的同性恋情是不可能有的——则加深阿喜的无奈和孤立感。受到委屈伤害的阿喜从同性恋情中退缩，但肯定自己的改变和成长，此时阿喜对同性恋仍持负面评价，对认同的忍受多于接纳。

阿喜对大学同学现身之后，感受到同学对她的恐惧和排斥，阿喜体会到同性恋恐惧的普遍存在。和异性恋同侪在一起时，阿喜期待自己是被异性恋朋友尊重和接纳的，然而阿喜因为性取向而受到差别待遇，像二等公民一般。阿喜了解到同性恋族群在社会上是少数的弱势族群，这让阿喜对其他弱势和边缘族群产生情感投射和认同。而今阿喜能够肯定自己的同性情感与同性性取向，她不愿意因为大环境普遍存在的同性恋恐惧而躲藏在暗柜中，她希望自己的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是协调统整的，若因为现身而失去一些朋友，她也不再感到遗憾。

对同性恋的认同趋于稳定之后，阿喜感受到自己的性取向带给

母亲的压力，她了解父母需要一段时间来面对子女的同性恋身份。阿喜对父亲现身，父亲的消极回避，令阿喜感到失落；而母亲对阿喜揭露舅舅的同性恋性取向，除了使阿喜得到舅舅的支持和了解。舅舅的认同经验分享也提供阿喜正向积极的角色示范，但是阿喜也感受到亲戚在背后议论纷纷的压力，性取向被阿姨强迫曝光令阿喜感受到不被尊重的愤怒。阿喜虽然可以坦然面对现身，但是为了保护母亲和其他家人，阿喜接受考量利弊得失之后的选择性现身。

2-1 小渔（受访者 C）同性恋认同发展之叙说故事大纲（限于篇幅，故事内容省略）

叙说一：我都没有什么伴，…然后我又不是很爱跟男生玩。

叙说二：我第一个惊讶的不是我喜欢女生，我想到的是我不能跟她结婚。

叙说三：我觉得很恐惧，然后也有点逃避『那个东西』！

叙说四：我很喜欢她，我觉得她也喜欢我。

叙说五：我蛮想亲她，我已经想很久了。

叙说六：觉得她啊还是会去喜欢一个男生..，想到这个我就很没力！

叙说七：如果要我说我是同性恋，我觉得很奇怪！

叙说八：我觉得实在太孤单了，我受不了！

叙说九：对这问题，我觉得变得不再是那么关心了

叙说十：让别人知道你的性取向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叙说十一：她《妈妈》可能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是乱搞吧！

叙说十二：我会想要去跟别人讲我是《同性恋》，可是我是怕那个人不舒服。

叙说十三：她觉得我很好笑，我干嘛这么认真！

叙说十四：一开始我觉得我不信任她。

叙说十五：有时候就会想撒娇啊，我也是第一次才发现自己想要这样子！

叙说十六：我都不太敢看镜子里面的人《我》到底是怎么样。

叙说十七：她跟我在一起一定有一些遗憾吧！

叙说十八：遇到她之前，我都觉得跟我在一起那个人…最后还是走掉！

叙说十九：因为我比较不安，所以我就会想找跟我一样的人。

叙说二十：如果说我没有受到别人的责打，那可能只是我选择逃避那些人的眼光而已！

叙说二十一：我真的蛮想要用这样子的身份过下去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跟别人沟通。

叙说二十二：我觉得…一定要让自己看起来：嗯，很有份量！

叙说二十三：对蛮禁忌的事情，他们应该有的反应都差不多。

叙说二十四：我觉得我一定不可以现在跟他们《亲戚》讲！

叙说二十五：要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跟她《妈妈》讲了…不见得会是我想的那么糟糕啦！

叙说二十六：我经济独立以后…身边有伴的话，我是会让大家知道的！

2-2 建构小渔（受访者 C）的同性恋认同发展脉络

小渔从小缺乏同性玩伴，她又瞧不起男孩子，让她在同侪之间有些孤单，之后她意识到男女性别的差异待遇，感到失望和不公平。小学四年级小渔开始感受同性吸引力，因为小渔从小学习的社会规范：每个人最后都要结婚生子，已经内化为小渔心中的异性恋期待。女生和女生是无法结婚的，这让小渔的情感和认知的相互冲突，造成小渔的压力和失落感。虽然小渔认为自己的同性情感很自然，但是小渔认为女生和男生相爱才是天经地义的，她不敢质疑『异性恋』的当然立场，只好回过头来质疑自己的性别是不是长错了。

害怕人际冲突的小渔，借由压抑内心的需求来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却造成自己内在情感和外在行为的不一致。由于小渔内化了对同性恋的恐惧，认为喜欢同性是糟糕的事情，所以小渔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性偏好，也不敢告诉别人这个秘密，因为她无法忍受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小渔更害怕自己的性偏好被母亲发现，而遭受母到亲严厉地惩罚，于是小渔努力地在母亲面前隐藏性偏好，逐渐造成她和母亲之间的情感疏离。心理压力与恐惧造成她离家出走的冲动。

上国中之后，小渔开始感受到同性的性吸引力，小渔对性和同性情感的初次探索，融合羞怯、期待和恐惧的复杂情绪，然而小渔相信同性爱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样的异性恋基本假设让小渔对同性情感产生悲剧式的自我预言，并且用负向行动阻碍原本建立的同性情感，以符合其悲剧预言。社会规范的代言人（老师和媒体）刻意忽视同性恋的存在，都说同性情感只是过渡期，让小渔感受到自己的同性情感是不被承认和接受的。同时大环境对同性恋的负面刻板印象，认为同性恋是不正常的，小渔也将之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让小渔难以接受自己的性取向，也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不正常。这打击了小渔的自尊心。

上高中之后，小渔的同性情感不被异性恋好友承认，让她感到很孤单，同侪之间对同性恋的消极忽视态度，使小渔在班上采取隐藏的策略来掩饰自己的性取向，在『和别人不一样』的疏离感和压力之下，小渔尝试改变性取向。改变的失败迫使小渔面对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小渔和其他女同性恋者的负向互动经验，深化她的同性恋恐惧，让小渔对自己的性取向充满无力感和沮丧，让她在异性恋同侪中更加缺乏归属感。传播媒体和家人对同性恋者的负面刻板印象，使小渔感受到同性恋的社会烙印，她看到同性恋者在社会上是没有尊严的。小渔避免将自己贴上同性恋的负向标签，保护自己免于异样眼光的伤害，甚至尝试压抑并升华性取向，让自己无性化，免除一切压力和恐惧。

上大学之后，小渔仍对同性恋抱持悲观的预期，她相信同性爱情是没有结果的，然而无法压抑内心同性情爱的小渔，终于发展第一份同性恋情。母亲认为同性恋是乱搞，小渔相信母亲一定无法接受同性恋；小渔发现母亲并未发现她的同性恋情，小渔为自己的隐藏策略成功而庆幸？心里却认为是同性恋话题太敏感，使家人不敢如此猜想。

小渔选择性地对大学同学揭露同性恋情，并且接收到正向回馈，有助于小渔克服内化的同性恋恐惧，并以正向眼光接受自己的同性

恋情和性取向，小渔的自信心和自尊因此提升。此时接收到同学对同性恋的悲观预言，并未造成小渔的退缩；和其他同性恋者的经验分享与互动关系，反而使小渔更积极肯定自己的性取向。

和伴侣的相处经验，有助于小渔接受自己的女性特质和女性身体，但是小渔和伴侣之间对同性恋的认同程度差距太大，使两人无法建立对恋情的共同承诺，并促使恋情无法被公开宣告，造成小渔无法信任伴侣，对恋情也缺乏安全感。受到挫折和伤害的小渔再次致力于验证同性恋的悲观预言：相信伴侣最终爱的还是男人。她不断将伴侣的反应作负面诠释，缺乏自信的小渔无法推翻『异性恋比同性恋正当而优越』的假设，无奈地认同伴侣的异性恋基本假设与立场，伴侣渴望『结婚生子』的异性恋期待，使小渔感到自卑和失落，并且丧失继续为恋情努力的勇气和决心，强烈的不安全感时而浮现，导致小渔分手的冲动。然而，面对和伴侣之间的认同冲突，使小渔体会到环境对性取向认同发展的影响，小渔发现同性恋和异性恋无须对立存在，她赋予自己的性取向较大的弹性，也愿意接受彼此的认同差异。

经历恋爱中的冲突与风暴，小渔克服了内化的同性恋恐惧，对同性恋的认同趋于稳定之后，小渔现身的渴望和需要也随之浮现。认同同性恋族群的小渔，评估目前的环境和时机之后，了解同性恋族群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小渔决心争取其他层面的社会优势地位，并且寻求超越同性恋的刻板印象，种种努力均为未来的现身作准备。而今小渔能够深刻体会社会文化脉络对自己的切身影响，小渔从同侪互动中了解到同性恋被视为社会禁忌，一种真实存在又不被社会认可的情感方式。随着小渔的自信心和主体性的提高，这样的理解对小渔是一种『发现』，而不再是一种『打击』。

过去和母亲关系的疏离关系，并未随着母亲生病而改变。小渔无法克服对母亲的恐惧，她仍相信母亲若知道她的性取向将阻断她的求学和经济，小渔对于自己迟迟未对母亲表白，直到母亲过世的那一刻，母女之间的隔阂感仍无法消除的结果，感到深刻的遗憾和

痛苦。家人至今并不清楚小渔的性取向，小渔认为要获得家人的接受并非一蹴可几，在经济独立又有固定伴侣之后，才是对父亲和其他家人现身的成熟时机。亲戚们普遍传统而保守，她的现身必然会造成亲戚的恐惧与排斥，小渔考量家人的处境以及现身的利弊得失之后，决定不对亲戚现身。

伍、讨论（限于篇幅，讨论内容省略）

一、認同的覺醒

1. 感觉自己与一般女生不同
2. 受到同性吸引
3. 内化社会的异性恋期待和异性恋基本假设

二、認同的壓抑

1. 家人和同侪反映出来的社会化同性恋恐惧
2. 内化的同性恋恐惧
3. 害怕性取向被重要他人发现
4. 隐藏(passing)策略的使用
5. 和家人、同侪的情感疏离
6. 避免同性恋负向标签的伤害

三、認同的衝突

1. 尝试改变为异性恋性取向或无性化
2. 开始接受自己的性取向
3. 和其他女同性恋者的互动经验
4. 强迫曝光造成心理伤害
5. 异性恋基本假设妨碍同性恋情的发展

四、認同的成長

1. 进入同性恋团体
2. 尝试接受和肯定自己的女性身体和女性身份
3. 现身经验对认同的影响

1. 感受社会文化环境对同性恋者的歧视
2. 克服内化的同性恋恐惧
3. 性取向对亲子互动关系的影响
4. 性取向对亲族关系的影响

陆、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女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发展历程，以个案研究的方式进行叙说分析、诠释以及故事形式的呈现。研究者意图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来描绘本研究中两位受访的女同性恋者之认同发展经验，并且在综合两位受访者的认同历程发展脉络。研究者认为：在我们这个以异性恋者为多数和主体的社会环境中，她们经历了同性情感 and 欲望的**觉醒**；又因为受制于个人已经内化的同性恋恐惧以及她们所感受到的社会大众对同性恋者的负面刻板印象，而**压抑**其同性情感和欲望。然而在青春期之后，她们内在的同性情感和欲望逐渐增强到难以压抑时，她们开始面对内在情欲和外在压力之间的**冲突**，随着冲突的升高与解决，她们从中得到学习和**成长**，对同性恋的自我认同也能趋于**稳定**。

研究者同时发现，本研究中两位受访的女同性恋者在自我认同的历程中，造成她们的认同和现身压力的主要来源是她们内化的同性恋恐惧和异性恋的基本假设，以及她们所感受到的同侪、家人和媒体所传达出的对同性恋者普遍的恐惧和排斥。现身可能使她们得到支持，也可能是冲突的来源，强迫曝光则造成她们的心理伤害。随着认同的趋于稳定，两位受访者均表示对其自我和生活的满意度也随之提高。

二、建议

(一) 研究限制

1. 本研究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和精神进行, 研究结果仅代表两位受访者在同性恋性取向的自我认同上之独特而完整的经验, 其结果无法代表任何其他女同性恋者之自我认同经验, 故不适合将本研究结果用于推论广大的女同性恋族群。研究者虽然搜集五份完整的访谈资料, 但是基于有限的时间和能力, 研究者仅筛选其中两位受访者的资料于正式分析中呈现, 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得以深入; 相对地, 难以同时呈现更丰富多元的女同性恋认同经验。

2. 本研究基于地缘因素的成本考量和取样的难易度, 所征求的受访者目前均生活在北部都会地区, 其中四位均为大学生、两位刚脱离学生生活; 研究者对于其他年龄层和其他地域, 包括非大学生和非北部都会地区的女同性恋者, 则缺乏田野参与观察经验并且无法纳入本研究的研究对象考量。同时, 研究者和受访者的年龄差距所面对与承受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变迁的落差, 是本研究的限制。

3. 本研究以受访者的叙说为主要的分析内容, 因此无法从分析结果中理解访谈员和受访者的谈话脉络和气氛, 如此作法使资料分析的客观性降低, 研究者的主观性则增加, 本研究未能分析访谈对话的丰富资料亦是本研究的限制。

(二)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1. 研究者的准备

对异性恋性取向的研究者而言, 研究者如何避免偏见和降低社会化的同性恋恐惧心理, 是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因此, 在建立研究关系之前, 研究者和访谈员要先作充裕的准备工作, 包括: 阅读文献, 同性恋相关书籍、刊物和传媒、田野参与观察的经验、和同性恋者深入的互动经验, 以期和受访者之间建立平等尊重的研究关系。对同性恋性取向的研究者而言, 则需要先检视并减除自身存在的内

化同性恋恐惧，以避免将自身的同性恋恐惧投射在受访者身上而不自知。

2. 研究伦理的考量

本研究主题涉及社会文化价值观之敏感性，研究者必须要勇于面对真实和面对自己，对于深度访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感转移关系，研究者有责任即时处理之，避免伤害到受访者。研究者需要事先预警访谈和研究的进行对受访者可能造成的影响，避免双重关系和保护受访者的私人身份和私人资料是基本原则。同时，研究者必须时时检核访谈关系，有能力处理任何可能出现的危急状况，提供给受访者最佳的支持和保护。保障受访者权益永远优先于研究本身的考量。

3. 发展相关研究领域和训练课程的可能性

在谘商心理学研究领域，有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属于拓荒阶段，除了本研究主题之外，为了协助同性恋个案的心理适应，尚有许多重要的研究主题值得后续的发展，包括：同性恋青少年的认同危机和心理适应之研究、以女同性恋伴侣或女同性恋者之家庭成员为对象进行质的研究、异性恋者同性恋恐惧现象的研究、谘商员同性恋恐惧现象的研究等。在进行相关研究的同时，有关于减除谘商员同性恋恐惧的训练、谘商员的同性恋个案之谘商效能训练、同性恋个案小团体辅导等方案或课程的设计，也是谘商心理学领域中值得被发展和研究的方向。

（三） 其他方面

1. 对女同性恋性取向者的建议

本研究以个案分析的方式呈现两位符合严格定义的女同性恋者的认同发展经验和脉络，发现两位受访者固然面对同样的社会文化脉络，但由于人格特质和成长环境等差异，两位受访者的认同经验歧异颇大。由此可见女性纵使同样具有同性恋性倾向，每个人的发

展经验仍是独特唯一的，没有任何明确的路径和答案可以解决认同过程中的困惑，而对个人情感的尊重以及社会生存适应的考量是同样重要的。女性在面对同性恋认同过程中的挑战和困境时，积极解决问题并能建立人际资源网路，有助于同性恋认同的稳定并能提高对自我和生活的满意度。

2.对谘商员的建议

谘商员必须认知同性恋是人类自然的情感倾向之一，谘商员有责任检视并减除自身可能存在的对同性恋者的偏误和恐惧。同性恋谘商的进行应以尊重和接纳同性恋性取向个案为基本态度，理解当今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下同性恋者的处境，进而协助有同性恋性取向个案作克服内在的同性恋恐惧，协助同性恋个案增进对自我的肯定和生活的调适。

3.对同性恋者亲友的建议

从本研究中的受访者经验以及对过去研究的文献探讨来看，同性恋者的亲友，特别是同性恋者的父母，因为关系亲密，同性恋青年除了担心现身之后令父母感到失望之外，也担心父母因此承受太大压力；因此，父母通常是同性恋青少年的最大压力来源。但是如果现身之后，得到父母的接受或支持，对同性恋青少年的帮助也最大。

在我们这个以异性恋为多数和主体的社会中，一般人对同性恋的真实样貌通常是陌生的或抱持着刻板印象。人们通常觉得同性恋者只出现在传播媒体之中，而非出现在自己身旁，因此，一旦同性恋亲友对我们现身时，可能会令我们感到很惊讶和难以适应，这是正常的反应。这时需要做的事情是：面对并且克服可能出现的同性恋恐惧，并且诚实地检视自己的性取向，避免将自身的同性恋恐惧投射到同性恋亲友的身上，才能做到真正的接纳与尊重。透过努力和自我反省，不仅能使我们了解人类情欲的多源性，也才能够成为同性恋亲友认同自己、接纳自己的重要支持力量。

- 米德着，胡荣，王小章译（1995）《心灵、自我与社会》。台北：桂冠出版社。
- 孙隆基（1997）〈社会心理学在近代中国〉，第四届华人心理与行为科际学术研讨会《思维方式及其现代意义》宣读之论文，未出版。
- 周华山（1995a）《同志论》。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
- Corraze, J. 着，陈浩译（1992）《同性恋》。台北：远流出版社。
- Cass, V. C. (1979). Homosexual identity formation: atheoretical model.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 219-35.
- Cass, V. C. (1984). Homosexual identity formation: testing a theoretical model.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0 (2): 143-67.
- Coleman, E. (1981-82).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the coming out proces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7 (2/3): 31-43.
- Coleman, E., & Remafedi, G. (1989) Gay, lesbian, and bisexual adolescents: A critical challenge to counselors.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68: 36-39.
- de Monteflores, C., & Schultz, S. J. (1978) Coming ou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for lesbians and gay me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4(3): 59-71.
- Dunham, K.L. (1989) Educated to be invisible: the gay and lesbian adolescent.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336 676.)
- Gergen, K. L. & Gergen, M. M. (1986) Narrative for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Sarbin, T. R. (Ed.) *Narra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Praeger.
- Goldenberg, H., & Goldenberg, I. (1994) Counseling gay male and lesbian couples. In *Counseling Today's Families*, 193-211.
- Gonsiorek, J. C. (1982) The use of diagnostic concepts in work with gay and lesbian population. In Gonsiorek, J. C. (Ed.) *Gay and Lesbian Clients*. New York: Harrington. 9-20
- Gramick, J. (1984). Developing a lesbian identity. In Darty, T. & Potter, S. (Eds.) *Women-identified women*. Palo Alto. CA: Mayfield. 31-44.
- Groves, P. A. & Ventura, L. A. (1983) The lesbian coming out process: therapeutic considerations. *The Personal and Guidance Journal* 62: 146-149.
- Herek, G. M., Kimmel, D. C., Amaro, H., & Melton, G. B. (1991) Avoiding heterosexist bia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46(9): 957-963.

- Hetrick, E.S., & Martin, A. D. (1987) Developmental issues and their resolution for gay and lesbi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4: 25-43.
- Lewis, L. A. (1984) The coming-out process for lesbians: integrating a stable identity. *Social Work* 29(5): 464-469.
- MacDonald, Jr. A. P. (1981) Bisexuality: some comments on research and theor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3): 21-35.
- Marso, J. L. (1991) Addressing the developmental issues of lesbian and gay college student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328 861.)
- Minton, H. L. & McDonald, G. J. (1984). Homosexual identity formation as a developmental proces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9(2/3): 91-104.
- Morin, S. F., & Rothblum, E. D. (1991) Removing the stigma. *American Psychologist* 46(9): 947-948.
- Ponse, B. (1980) Lesbians and their worlds. In Marmo, J. (Eds.) *Homosexual Behavior: A Modern Reappraisal*. New York: Basic Books. 157-175.
- Project 10 Handbook: addressing lesbian and gay issues in our school. A resource directory for teachers, guidance counselors, parents and school-based adolescent care provider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337 567.)
- Riessman, C. K. (1993) *Narrative Analysi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v. 30) Newbury Park, CA: Sage.
- Richardson, D. (1981) . Lesbian identities. In J. Hart & D. Richardson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omo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11-124.
- Richardson, D., & Hart, J. (1981).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a homosexual identity. In J. Hart & D. Richardson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omo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73-92.
- Robert, S. (1989) Lesbian/gay identit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college years. U.M.I. Dissertation.
- Sophie, J. (1982) Counseling lesbians. *The Personal and Guidance Journal* 60: 341-344.
- Sophie, J. (1985-86).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tage theories of lesbian ident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2(2): 39-51.
- Sophie, J. (1987). Internalized homophobia and lesbian identit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4: 53-65.
- Spence, D. (1982) *Narrative Truth and Historical Truth*. New York: Norton.
- Troiden, R. R. (1984). Self, self-concept, identity, and homosexual identity: Constructs in need of defini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0(3/4): 97-109.

- Warren, C. (1980) Homosexuality and stigma. In Marmo, J. (Ed) 231
Homosexual Behavior: A Modern Reappraisal. 123-141.
- Zera, D. (1992) Coming of age in a heterosexist world: the development of
gay and lesbian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27: 108, 849-854.

洪
雅
琴

